

# 蘇軾告老還鄉的原因

林伊德

話說東坡居士蘇軾坐於屋旁一棵槐樹下，正對著前方田野的美景大嘆不已，頗有為篇文章記敘這幅景觀的衝動，無奈礙於妻子每週日不得動筆撰文的諭令，只好眼巴巴看山川勝狀，希冀在腦表印上個模子以便明日寫下一篇千古奇文，傳誦未來，看著、看著，清風徐來，馬嘶入耳，漸漸蘇東坡先生闔眼入了夢鄉。

「噢！這是什麼地方？」蘇子瞻納悶地自問，眼前是一片光亮，有綠有紅有黃，比咱仁宗皇帝擺宴慶賀自己中進士時的大燭燈還來得通明，不知這裡是否是寇準的寓所？可是這老實實在太亮、太艷，絕不是汴京所有，那會是那裡呢？啊呀！車子居然會自己動起來，而不需馬的牽引，難通馬變了車子的模樣？更令他感到驚訝的是女子居然敢當街露大腿，不過還真美呢！還有當著眾人勾著男子的臂彎，這實在……不道德的啊！「難道我老了眼花？還是時代變了？」蘇東坡先生悲傷地想，他伸手想摸額上皺紋以證實自箇老了，但是連個小綫條都沒有，這下可真令人沮喪，到底自己身在何處？難道又被貶到蠻荒之國了？他自問：明明神宗親口對他說：「朕今貶卿並非責罰卿，而只是讓卿能靜下來想一想，俟卿想通，明白了，定召你回京。」可是至今還不明白，遇到這種情形就更令他不解，難道王安石變法就搞成這局面，這可不行哪！我得面聖，參他一本，於是蘇先生疾步快走，但他走過的每個地方可見到的情形都與剛才一模一樣，他心想完了，這世界要淪喪，不禁低頭嘆息，「國之將亡，

其人也衰」他緩緩吐出這孔子的變字句，蘇軾大學士深深感到愧對聖賢，記得小時候，父親老蘇跟他一起讀書，曾唸到「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隱」時，父親攘臂以起大發議論曰：「邦無道時，君壞於上，臣亂於下，所苦者百姓也，然權柄持握之人仍固我行之，彼一諫而遭殺身之禍，是故，為求理想與生命二金，則必以隱遁而全節。」蘇軾不以為然，抗顏說：「既君昏於上，則臣子豈可再壞於下，如此不為處作帳，落井下石，吾輩士人當力諫於上，以輿論之力迫皇帝回心轉意，又我朝有不殺士大夫之祖訓，怕甚麼？因此吾儕大可諫之，務必保片，民為國之礎石，礎石不堅則國滅矣，所以在亂世，應盡一己之力而全天下百姓，所謂為生立命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言猶在耳，而今日所見情形竟令蘇軾有老淚縱橫，力不從心之悲痛。「喂！你是不是演員？哦，對了，是不是演『大漢天威』？」蘇軾先生連忙回頭一看，是個穿短裙褲，臉上有甜甜小酒渦的年輕女孩，他不知道該說甚麼，那女孩又說：「是不是你演那個多嘴汲黯，真不知道他有那麼多話好講，囉囉喳喳說個不停，要是在今日社會，不就叫『長舌公』才怪。」「姑娘！汝言何哉？吾不辭矣。」蘇軾自然用上文言，「噢！你還真用文言回答我啊！勸你還是別用，會讓人聽不懂的，在戲中用沒關係，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會讓別人以為你自抬身價，那時就不划算了。」女孩教訓的口吻，蘇東坡顯然不明白，雖然在平常生活中他也有時也用些俗話，但那有這麼鄙陋的？他愣住，不知如何是好？這是頭一回聽不懂對方在說甚麼？看來這些聲名或是王安石教育出的子民有著相當高的知識水準，想到這裏，他心開始發慌，想自己還是三元及第的進士，聽不懂別人的話這是前所

未聞的；爲了不顯露出自己的窘態，他匆匆從女孩的話中挑出「汲黯」這二個聽得懂的字，而大作文章，「姑娘，汲黯此人生性正直敢言，輔弼武帝平匈奴，有定策之功，雖其政治野心大毀謗公孫弘之布被嬖世，但亦不失爲是柱國之臣，一如本朝之王安石。」蘇軾學乖了，畢竟蠻荒之生活不是他能忍受的，趕緊見風轉舵，識時務爲俊傑，大大誇讚王安石一番，說不定這些話傳到他耳裏，自己還可加官進爵呢！對了，得會還得勸勸歐陽修、范純仁、司馬光這些老朋友，告訴他們別這麼固執，王安石的成就就是有目共睹的。女孩說話了：「剛才不是告訴你不要太常用文言講話嗎？你還一再再用，真令人奇怪，而且王安石和汲黯根本是不同時代的人，怎麼可以將他們扯在一起，你一定歷史不及格，對不對？」說完，女孩大笑不止，蘇東坡又納悶了，「難道你不知道王安石是本朝的人，而且還直接稱呼王安石，該稱王安石爲『宗師』才是啊！這代年輕人太無禮數，他不禁感嘆嘆滄海桑田，時不我與；突然他覺一陣疼痛，原來他鬍鬚冷不防被拔了一下，而作怪的是這女孩，他尖叫說：「姑娘，汝太放肆，吾雖被貶，但汝亦不應以王安石之徒欺我，畢竟吾亦是朝廷命官。」「你講什麼啊？你的鬍子不是黏上去的嗎？怎麼好像是自然而生的。」蘇軾撫著鬍子，這回他懂了，「鬍子豈可『年』上去（他還不知道有點這字）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」「啊，我懂，這是孝經開宗明義章，對不對，我在高中讀過。」女孩怎講，他愈迷糊，不過有另一件事要趕快去辦，王安石竟敢棄孝道以邪道誨人，不參奏他誓不爲人，說若便提起衣角快步而行，不意卻撞上人，「你瞎了狗眼呀！路這麼寬不走，偏要撞我。」蘇軾只是一味

點頭，心想要快點不然宮門關了，皇帝就見不到著。「喂！伙伴，我看這傢伙不是好東西，不但奇裝異服，還頭髮過長，一定是通緝犯。」「對，我也有同感，他愈看愈像是黑龍幫老大阿狗化裝的，把他抓起來！」於是蘇軾就像隻小雞被人左右夾起，真像赴刑場，他心想這一定是王安石在皇上面前又說他的壞話，皇上被誑話激火，才會派人把他綁赴刑場砍頭，不過怎麼不見聖旨，該不會是王安石自己下令的吧！想到這兒，他便對這兩個身穿黑衣的人說：「有無聖旨？沒有的話，則本官拒絕同行。」「嗨，你瞧，這傢伙還要聖旨，該不是有神經病？」另一個笑著對東坡先生說：「老兄，你沒搞錯吧！我抓流氓還要聖旨啊！只消一紙通緝令就夠了。」蘇軾又迷糊，怎麼怪名詞特別多，待沒事回去一定要再看書才行，不能再恃才傲物了。但是，現今的情形卻是不能不解決，「汝欲將我如何？」兩位法曹一齊答稱：「欲帶汝入看守所也！」

在看守所裏，蘇軾首先被帶進髮廳，一位笑容可掬的女孩拿著電剪走過來，他大叫「你們要幹甚麼？」顧不得尊嚴，用上鄙俗的話，「老兄，只是理髮，別緊張。」一位法曹安慰他說，「但，我是蘇軾，前翰林學士，你們不可以如此魯莽剃我頭髮，身體髮膚……。」蘇學士急得大叫，「老兄，你是蘇軾，我就是你老子蘇洵，別再吵了，理他髮！」另一法曹惡惡地說，女孩通上電，電剪呼呼響起，愈來愈近，近了！蘇軾大叫「我是蘇軾，我是……。」「夫君，汝怎了？」蘇東坡張開眼，眼前是個女的，不是女孩，是女人，終於他認出是自己的妻子了，「夫君，你身子是不是不舒服邪？」「我剛才，沒有，只是做了一場惡夢。」欲話還休。不久，蘇軾便稱病告老還鄉。